

穿过书林

怀念能从容悦读的日子

张广星 / 文

周末在家,读到老作家孙犁先生的一篇随笔《野味读书》。这是孙犁先生晚年的一篇作品,他在文章开头就标举,一辈子读书,他总结出几条经验: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闹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然后孙犁先生写了不少自己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读书困难和饥渴读书的例子。我读过之后很有同感。

现在的我,也像中年之后的孙犁先生一样,早已实现了日常生活的财务自由,买书再也不是令人纠结的难事了。每天我都有坐拥书城和不啻为南面王的自我感觉。但正像孙犁先生所说,藏书越多而读书越少,经常迷于书海之中,不知所向,即使有时好不容易读完一本书,也总是心浮气躁,根本就没有去回味和消化刚读过的这本书。这样就像猴子攀玉米棒子,攀一个扔一个。扔到后来,已经记不起前面曾经读过什么书了。

年少时,我生活于农民家庭和农村环境,在做农活之余,很想读书,却苦于无书可读。偶尔在初中语文老师的宿舍里发现了几本课外读物,其中有介绍太平天国后期青年将领陈玉成的书,如获至宝,借到家里来读。这情景我至今清晰记得,我还记得书中有一幅插图,是在书页的左下角,画着气宇轩昂的陈玉成,那时他已经在刑场上视死如归。我对出卖陈玉成的地方豪绅非常痛恨,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苗沛霖。我一生爱憎分明,就是因为陈玉成和苗沛霖这两个一正一反的人在我少年时期对我的影响。

我这辈子拥有的第一本藏书,是197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这是我用自己辛苦打泥鳅打来的钱买的。当时我还在家乡念高中。有一次经过古镇街头供销社时,见到图书柜上列着一本关于周总理的书。也曾请长着络腮胡的中年男子营业员拿下来看过,但因囊中羞涩最后还是把书还给了营业员。从此,我心就有了这本书,我决心一定要买下它。

为此,到了周末,我一大早就扛张小网去田垌的水沟里打泥鳅,中午也不回家,只吃早上带的一块冷饭团,没有菜,就喝沟里的水下饭,下午直到田野上暮霭四合时才回家。镇上集市日,我把这一周打来的泥鳅卖掉,终于有钱买下心心念念的这本书。现在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有时我还会翻开看看,只见从头至尾的书页上,我用红笔圈圈划划,可见当时我对这本书的心醉程度和阅读之认真。当然,后来我阅读过很多关于周总理的青少年时代》给予我的印象之深刻。

上大学了,我这个从小不离家乡方寸之地的农家子来到了省城。后来我对自己有个评价,是用黄岩民间俗语说的:老鼠脱壳米缸。意思就是老鼠掉在了米缸里。省城对于我来说,不是城市之大人物的繁华,不是商业之繁荣,而是学校图书馆图书之浩如烟海,阅览室所列供学生自由取阅的新报刊品类之繁多。一进学校,我就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及阅览室。省城风景名胜很多,但我入学后的前两年,基本上不出校门,一是没有钱,二是没时间。这是我这一生最快意读书的时期,可以说,我没花一分钱,却读了很多书。

但后来,我就渐渐不满足了。我开始走出校门,经常去的是湖滨路上的古籍书店和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但我依然是一个穷学生,不过好在那时候国家的政策好,加上物价稳定,一个月17.5元的助学金可以勉强保证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如果对自己极端苛刻的话,比如,一个月不吃肉,只吃蔬菜和素鸡,还可以省下几个铜板去买书。我的几本薄薄的,但又经典的古籍,如苏东坡的《东坡志林》、张岱的《陶庵梦忆》、刘基的《郁离子》等,都是在学校用省下来的钱买的。这些书对我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时期人格养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中尤其以《东坡志林》为甚。《东坡志林》中有则小故事,说那天晚上月色很

好,东坡看着窗外的山峰,偶然兴起,要爬到山顶去赏月。山道弯弯,月光或明或暗,山风掠过树梢瑟瑟作响,山间时有秋虫鸣唱。因为走得急,苏东坡有些汗出,又有些乏力,就在山道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这时凉风习习,沁人心脾,耳听山风和秋虫的交响,他想:此处有什么歇不得的地方!这样一想,他就完全放下刚才一定要到山顶赏月的执念。是啊,只要我们愿意,人生何处不是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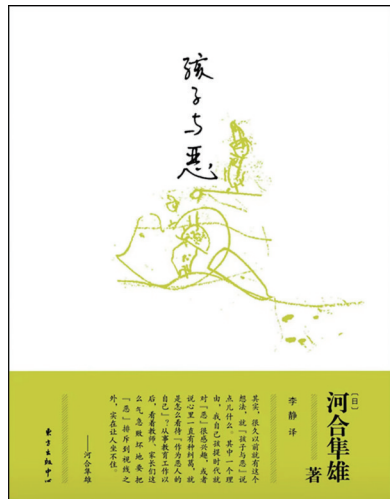
虽然我做电视新闻记者时很忙,但仍然有读书的碎片时间。那时还没有网络和计算机。县城里的新华书店上新书也很慢。我读的书,除了小部分是当地图书馆借的,大多是通过那时的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这样的机构邮购的。借来的书总是要还的,所以我立志自己买书。这个时候,我的藏书还不多,我可以好整以暇,从容读书。一本《红楼梦》,我可以读它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我的一组《读红随笔》,还受到了我的老师、著名的红学家蔡义江教授的关注。

网络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图书流通的新时代。2008年我换房了,新房子比原来的住房宽敞了许多,我毫无顾忌地网购。很快,刚搬进来时感觉比较宽敞的住房,又到处塞满了书。但我还是忍不住不断地下单订书。我已经失去了从容读书的心态,我来不及读自己新购的书,只能在拆开新寄到的包裹时,打开书来翻一翻,仅此而已。

我还经常收到师友们惠赠的书。以前我总是第一时间坐下来认真阅读,好像不这样子就对不起师友们的一份心意似的。而且,我尽可能在读过之后写一读书随笔,在朋友圈或在当地报刊发出,算是对师友惠赠的回馈。但近年来我都来不及读师友们的书了,更是很少写阅读笔记。对着这些塞在书柜里的赠书,我经常心情沉重,我觉得自己欠了他们一份厚重的人情。收到的赠书越多,我心中的欠债负重感也就越重,有时自己也感觉喘不过气来。

“恶”之花

——读《孩子与恶》有感



台州市图书馆 普通文献借阅室 G78/H260

王锦屏 / 文

从小读“人之初,性本善”,相信孩子生来纯良,我们也教育孩子拒绝邪恶,引导他们向善。但看到河合隼雄的这本《孩子与恶》后,我的认识有所改变。

河合隼雄认为,恶与善是同等同时存在的,恶本身是以善的欠缺形式呈现。人类的心灵本身具有破坏性,具有恶的倾向。因此,恶的表现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体验,正如尝过苦才知甜,知道恶才懂善。如果一味压制孩子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行动,那可能会招来更大的恶。所以恶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基于这个前提,我想他在书中主要提醒我们思考两个问题。

恶的背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河合隼雄在书里写了多种恶的表现形式,比如偷窃、暴力和攻击性、谎言、秘密、性、校园欺凌等等。每一

种都是我们的教育意识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一向要求孩子诚实、正直、团结,似乎这样要求了,孩子就懂了,就能长成我们所希望的样子,但事实并非如此。

说说谎言,哪个成年人没有撒过谎呢?记得小时候,我最常撒的谎就是,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吗?我随口就说写完了。撒这个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要自由,想要无拘无束地玩。印象最深的是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在作业写完的谎言遮蔽下,我随心所欲地玩了大半个假期,临到开学报到的前一天,才惊觉还有一半多作业没写完,那天一直写写到晚上十二点多,一边打哈欠一边忍眼泪一边奋笔疾书。父母坐在一边,没有骂我,只是默默叹气。快到晚上十一点时,父亲起身去了厨房,不一会儿端来一碗糖水煮蛋,放在我桌边,没有说一句话,走了。那一刻,我心底泛起委屈、后悔与自责。在尝到谎言带来的恶果后,我意识到诚实、自律对自己对家人的重要性,从那以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就是我第一重要的事。

再比如,小时候乃至现在,我们看到厚厚的雪地时,是否马上想要去踩几脚?看到满地金黄的落叶,是否满足于踩上去咔嚓咔嚓的破碎声?那背后的需求是什么?是人与生俱来的破坏性的一种满足,还是人掌控能力的一种满足?

这大概就是河合隼雄说的,如果大人在孩子小小的恶的表现形式中多一点宽容和耐心,看到孩子背后的需求,理解孩子,让孩子通过自己的体验感知恶,也许可以帮助他更好地建立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观。让恶的体验给予孩子想要的自立,激发孩子潜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面对孩子的恶,大人该如何引导?河合隼雄写《孩子与恶》,并非提倡作恶,而是我们面对孩子的恶,要做好引导。首先,从恶之中解读出背后的信息。比如,恶可能是孩子希望走向自

立,因为要自立,就要反抗和摧毁之前保护自己的外壳。如《德米安》中主人公辛克莱的故事,作为出身于幸福上流社会的优秀少年,他为了融入群体,撒谎、偷窃,并从中“感觉到恶的世界的魅力,慢慢地被吸引过去。恶的世界隐藏着未知的事物,充满着活力,不是吗?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世界,但,有它诱人的地方,令人着迷。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相比较,善的世界充满着和平,无疑是好世界。但它总是静态的,缺乏活力,甚至乏味、僵化。”他的恶里,藏着脱离父亲的管束,渴望自立,渴望感知世界多元化的需求。

这时,作为父母,就要耐心观察、引导,让孩子在自己体验的同时,身体力行,给予他正确的规则引导,而不是一味控制、批判,否则,只会引起逆反。比如我的父母对于我最初的谎言,他们并没有暴跳如雷,在他们的关注陪伴和理解包容中,我自己就认识到了撒谎导致的恶果,在亲身体验中自觉摒弃恶行,向诚实向善靠拢。

在书里,河合隼雄同样讲到恶的二义性,对于一些根源性的,会造成无可挽回的错误结果的恶,作为父母应该严厉制止。比如故意伤害他人等。这本书并非要美化恶,而是希望不论是家长还是教育者,在面对孩子身上出现的恶时,不要如临大敌,要先静下心来思考,分析恶出现的根源是什么?孩子背后的诉求又是什么?理解孩子因生存本能而撒的小谎;保护孩子因成长而产生的秘密;尊重孩子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世界的多个侧面碰撞、切磋;接纳孩子与小恶相处,共存,让孩子在真实的世界成长,认清这个社会,建立属于自己的人生观;严厉制止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源恶。那么,应该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让小小的恶,成为绽放孩子自立、想象力、创造力之花的沃土!

《台州古村印记》选登⑤

陈和隆旧宅：石头之趣 穿越百年



陈洪晨 / 文 孙金标 / 摄

石屋是温岭石塘渔区的传统民居。旧时,无论是在港湾还是在山岙,漫山遍野都是石屋。清代陈策三曾以“层层房屋鱼鳞叠,半依山腰半海滨”的诗句来描绘石屋的秀美景色。

来到石塘,无论你是古建筑研究者、民俗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当地人都会告诉你:一定要去参观陈和隆旧宅。

陈和隆旧宅是石塘里簪村最著名的建筑,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宅院,始建于清末,建造精美,极具渔区特色。宅院坐北朝南,为木石结构建筑群,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陈和隆旧宅的平面结构与石塘石屋中常见的三合院、四合院不同,呈“品”字形。这也是这座建筑群的特色之一。

宅院的台门,简单大方,却不失气派。门框与门楣皆为花岗岩,边上有一副青石楹联,上刻“旧德溯东湖俭勤世守,新支符簪岙礼家传”,道出了陈氏家族源于福建惠安东湖,发迹于温岭簪山的家族史。

入台门,中间一条石板路,将建筑群分为前座和后座两部分。

前座正厅面海而建,是接待客人、对外活动的主要场所。面海而开的石门,上方题有“旭升楼”。经测量,门高2.37米,宽1.46米,门楣高26厘米。门框上雕刻有戏曲人物、花鸟虫鱼、鲜活海鲜等,精致生动。

正厅前有一个近百平方米的观海平台,可远眺大海。观海平台的东南角可通往底层的地下仓库,仓库东面建有码头,面海开有水门。涨潮时,船可靠水门,直接进入仓库装卸货物。正厅东边是花园,现存一角。清光绪副榜举人顾歧(1864—1944)来簪山讲学时,曾作《陈氏小园记》,原文铭碑立于花园内。

花园与前楼之间夹峙着一座石砌四方碉楼,高5层,四壁开有石窗,可登高瞭望,防御土匪抢劫。登上碉楼,有一扇石窗十分引人注目。它由两片可活动的长方形块石组成,宽75厘米、高66厘米。石窗上没有任何雕刻纹饰,仅在中间镂空出浅浅的把手,方便推拉。这扇石窗款式简单,有一种质朴而厚重的美。

后座东幢3间为住宅,名为“振声庐”,共三间三层楼屋,四坡顶,三层有凉台,栏板上嵌有“振声庐”匾额。房间结构精巧,风格独具。振声庐与生活用房之间有过街楼相连。生活用房由进门、左右厢房及正屋组成。进门、正屋均为三间开单檐榭山楼屋,左右厢房各一间,连接进门与正屋。整座建筑为簪山沿海渔区石屋群的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文字装饰,是中国古建筑装饰图案中独特的纹样,构成中国古建筑特有的文化景观。陈宅中保留大量匾额、楹联等,雕饰、题刻精美,富有文化气息,是该建筑群的特色之二。

比如,“旭升楼”东门,青色石框上镌刻着顾歧撰题的“沧海列层楼堪为蛟龙栖息,青山多古意聊容卧虎藏身”楹联,额题“戳谷罄宣”;西幢之中堂,悬挂着当年太平知县欧阳忠浩所授的“急功好义”匾额;凉台外侧围一圈青石护栏,中间及两端的栏板上均有题字,中间一块刻“小琅嬛”,前署“戊辰新秋”,末署“风道人潜笔”,这是对宅第无声的赞美,两端则刻“忠厚开基”“和平养福”题书,饱满凝重,是宅院主人经商经验的总结,处世思想的留影。

再如,在花园东墙上,嵌有一块《陈氏小园记》石碑,为民国十九年(1930)六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科乡试副榜举人太平顾歧所撰,瑞安许苞所书,记载建园始末。而花园南墙上,则嵌有张之乐题的“太邱家风”青石碑。这些匾额、楹联,大部分结合宅主的自我情趣,或状景,或抒情,各具特色。这些诗文书法丰富了空间的意象,诗化了居住的空间,为民居增色添趣味。外墙也是陈宅的特色之一,由一块块厚度60厘米左右的长方形花岗石错缝砌筑,拼贴整齐,勾缝细腻,整齐划一。门框和窗框都用石料制作。门窗上有弯形与尖顶形装饰,富有变化。

石塘位于温岭东南濒海处。据《嘉庆太平县志》载:“石塘山,东南悬海,旧黄岩之六十六都……宋末陈侍郎仁玉及元季温州路教授秋奕

基弃官避难隐此。其地有西岙、后岙、苍岙、蒲岙、大小姑岭……总曰石塘。”因风雨侵袭,土壤流失,海港不断淤积,石塘与大陆逐渐相连成为半岛。岛上早在宋元期间就有居民在此繁衍生息,明清时期,福建惠安县渔民陆续迁徙至此。

为防台风袭击、海盗抢劫,渔民们就地取材,开岩凿谷,砌石屋,造石墙,筑石路,垒塘堤,在此捕鱼安家,繁衍后代,将荒凉的海岛建成了一个“人家住在潮烟里,万里涛声到枕边”的渔村集镇。

里簪村的石屋至今还相当密集地保存着。石屋与石屋之间由一条叫金淮尾路的主道贯通,石阶从村口铺到村尾,沿途巷弄纵横交错,相互连通。

里簪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这里最有名的就是民间舞蹈大奏鼓。大奏鼓已经成为整个簪山半岛庆贺一年之始的必备节目,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陈和隆旧宅所在的里簪村,东西北三面环海,以地处簪山内侧,又名内簪。“有山焉,层层包裹,故曰簪。又分内外两层,故曰外簪里簪”,于是,里簪成了山海之间的一方乐土。

300多年前,来自福建的陈氏一族发现了这方乐土,渔捞生产,渐渐扎根。随着陈氏一族的繁衍生息,一座又一座石头房子在里簪搭建起来。“风景依然满眼新,别成世界别成春。层层房屋鱼鳞叠,半依山腰半海滨。”

陈和隆旧宅,2011年1月以“石塘陈宅”之名,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此宅院的清末民初渔业资本家陈和隆,他的传奇故事,在里簪村家喻户晓。据《瓊环陈氏族谱·陈和隆传》记载,陈氏十一世祖自福建惠安迁至簪山里簪定居,陈和隆生于同治初年,家族三世经营船运事业。

清末民初,陈家已拥有大钓鱼3艘、小钓鱼六七艘,后来又造铁壳轮“泰顺”“华升”,并造宅院、设钱庄、办学校,渐渐成为石塘簪山一带首屈一指的巨富。

陈和隆发家后,在景色秀美的海边“依山作屋,架海为庐”,建造了这座冠绝其时其地的宅第。陈和隆住在这里,既可“远望渔船风帆沙鸟,无不毕陈于前,洵足乐也”,又有小花园,“设施得宜,遂觉草有忘忧之意,花含解语之容,鱼多情而听琴,鸟兴趣而逐露。庾信之赋小园,尚无此乐境也”。

如今,这座旧宅的前楼被作为国家级非遗“大奏鼓”教习所,温岭市海洋民俗博物馆,用以展示石塘自然风光、建筑特色、民俗风情、渔业生产等图片及实物,系统展示石塘海洋民俗文化。一楼以图片形式展示了石塘风情与石塘人物,二楼则布置有温岭海版画廊等。



旭升楼